

叶君健权威译本



名著名译
经典插图版

2

安徒生童话全集

The Complet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airy Tales

(丹) 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著名译·经典插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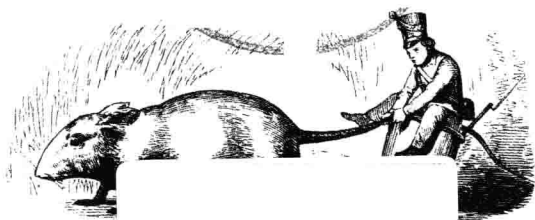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全集

2

(丹麦) 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徒生童话全集：经典插图版：全4册 / (丹) 安徒生著；叶君健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4 (2014.6重印)

ISBN 978-7-201-08657-6

I. ①安… II. ①安… ②叶… III. ①童话 - 作品集 - 丹麦 - 近代 IV. ①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847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2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字数：925千字

定价：106.80元 (全四册)

目 录

祖母	(441)
妖山	(445)
红鞋	(454)
跳高者	(462)
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466)
丹麦人荷尔格	(473)
卖火柴的小女孩	(481)
城堡上的一幅画	(486)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	(488)
老路灯	(491)
邻居们	(500)
小杜克	(514)
影子	(521)
老房子	(537)
一滴水	(548)
幸福的家庭	(551)
母亲的故事	(556)

衬衫领子	(564)
亚麻	(568)
凤凰	(574)
一个故事	(577)
一本不说话的书	(584)
区别	(587)
老墓碑	(592)
世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花	(597)
一年的故事	(601)
最后一天	(613)
完全是真的	(619)
天鹅的窝	(623)
好心境	(627)
伤心事	(633)
各得其所	(637)
小鬼和小商人	(648)
一千年之内	(654)
柳树下的梦	(658)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677)
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682)
她是一个废物	(687)
最后的珠子	(698)
两个姑娘	(702)
在辽远的海极	(705)
钱猪	(709)

依卜和小克丽斯珂	(713)
笨汉汉斯	(728)
光荣的荆棘路	(734)
犹太女子	(742)
瓶颈	(749)
聪明人的宝石	(762)
香肠栓熬的汤	(782)
单身汉的睡帽	(799)
一点成绩	(816)
识字课本	(825)
沼泽王的女儿	(833)

祖 母



祖母很老了，她的脸上有许多皱纹，她的头发很白。不过她的那对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甚至比星星还要美丽。它们看起来是非常温和和可爱的。她还能讲许多好听的故事。她穿着一件花长袍。这是用一种厚绸子做的，长袍发出沙沙的声音。祖母知道许多事情，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下来以前早就活着——这是毫无疑问的！祖母有一本《赞美诗集》，上面有一个大银扣子，可以把它锁住，她常常读这本书。书里夹着一朵玫瑰花，它已经压得很平、很干了。它并

不像她玻璃瓶里的玫瑰那样美丽，但是只有对这朵花她才露出她最温柔的微笑，她的眼里甚至还流出泪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祖母要这样看着夹在一本旧书里的一朵枯萎了的玫瑰花。你知道吗？每次祖母的眼泪滴到这朵花上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立刻又变得鲜艳起来。这朵玫瑰张开了，于是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香气。四面的墙都向下陷落，好像它们只不过是一层烟雾似的。她的周围出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树林，阳光从树叶中间渗进来。这时祖母——嗯，她又变得年轻起来。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红红的圆脸庞，又好看，又秀气，任何玫瑰都没有她这样鲜艳。而她的那对眼睛，那对温柔的、纯洁的眼睛，永远是那样温柔和纯洁。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子，那么健康，那么高大。他送给她一朵玫瑰花，她微笑起来——祖母现在可不能露出那样的微笑了！是的，她微笑了。可是他已经不在了，许多思想，许多形象在她面前浮过去了。那个美貌的年轻人现在不在了，只有那朵玫瑰花还躺在《赞美诗集》里。祖母——是的，她现在是一个老太婆，仍然坐在那儿——望着那朵躺在书里的、枯萎了的玫瑰花。

现在祖母也死了。她曾经坐在她的靠椅上，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现在讲完了，”她说，“我也倦了，让我睡一会儿吧。”于是她把头向后靠着，吸了一口气。于是她慢慢地静下来，她的脸上现出幸福和安静的表情，好像阳光照在她的脸上。于是人们就说她死了。

她被装进一具黑棺材里。她躺在那儿，全身裹了几层白布。她是那么美丽而温柔，虽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她所有

的皱纹都没有了，她的嘴上浮出一个微笑。她的头发是那么银白，是那么庄严。望着这个死人，你一点儿也不会害怕——这位温柔、和善的老祖母。《赞美诗集》放在她的头下，因为这是她的遗嘱。那朵玫瑰花仍然躺在这本旧书里面。人们就这样把祖母葬了。

在教堂墙边的一座坟上，人们种了一棵玫瑰花。它开满了花朵。夜莺在花上和墓上唱着歌。教堂里的风琴奏出最优美的圣诗——放在死者头下的那本诗集里的圣诗。月光照在这坟上，但是死者却不在那儿。即使在深夜，每个孩子都可以安全地走到那儿，在墓地墙边摘下一朵玫瑰花。一个死了的人比我们活着的人知道的东西多。死者知道，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出现，我们该会起多大的恐怖。死者比我们大家都好，因此他们就不再出现了。棺材上堆满了土，棺材里面塞满了土^①。《赞美诗集》和它的书页也成了土，那朵充满了回忆的玫瑰花也成了土。不过在这土上面，新的玫瑰又开出了花，夜莺在那上面唱歌，风琴奏出音乐，于是人们就想起了那位有一对温和的、永远年轻的大眼睛的老祖母。眼睛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的眼睛将会看到祖母，年轻美丽的祖母，像她第一次吻着那朵鲜红的、现在躺在坟里变成了土的玫瑰花时的祖母。

①根据古代希伯来人的迷信，上帝用泥土造成人，所以人死了以后仍然变成泥土。

这篇小故事读起来像一首散文诗，充满美丽而略带哀愁的关于一个平凡人的回忆，事实上它也是一首诗。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说：“在我写完《祖母》后，有人对我指出我的这篇故事与德国诗人勒脑（Lenau，1802—1850，德国抒情和叙事诗人）写的一首诗很相像。后来我找到那首诗来读，的确相像。这篇故事最初发表时我引了这首小诗作为引言，以说明我知道两篇作品相似，但我不认为我应该因此就消灭我自己的作品。”这篇作品最初以《一个故事》的标题发表在一本叫做《佛里亚》（Freia）的挪威诗歌和艺术画册上，后来收进集子时改为《祖母》。

妖 山



在一株老树的裂缝里有好几只蜥蜴在活泼地跑着。它们彼此都很了解，因为它们讲着同样的蜥蜴语。

“嗨，住在老妖精山上的那些家伙号叫得才厉害呢！”一只蜥蜴说，“他们的闹声把我弄得两整夜合不上眼睛。这简直跟躺在床上害牙痛差不多，因为我横竖是睡不着的！”

“那儿一定有什么事情！”另一只蜥蜴说，“他们把那座山用四根红柱子支起来，一直支到鸡叫为止。这座山算是痛痛快地通了一次风，那些女妖还学会了像跺脚这类的新舞步呢。那儿一定有什么事情！”

“对，我刚才还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蚯蚓谈起过这件事，”第三只蜥蜴说，“这位蚯蚓是直接从山里来的——他昼夜都

在那山里翻土。他听到了许多事情。可怜的东西，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可是他却知道怎样摸路和听别人谈话。妖山上的人正在等待一些客人到来——一些有名望的客人。不过这些客人究竟是谁，蚯蚓可不愿意说出来——也许他真的不知道。所有的鬼火都得到了通知，要举行一个他们所谓的火炬游行。他们已经把金银器皿——这些东西他们山里有的是——擦得焕然一新，并且在月光下摆出来啦！”

“那些客人可能是谁呢？”所有的蜥蜴一齐问，“那儿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听呀，多么闹！多么吵！”

正在这时候，妖山开了。一位老妖小姐^①急急忙忙地走出来。她的衣服穿得倒蛮整齐，可就是没有背。她是老妖王的管家娘娘，也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的额角上戴着一颗心形的琥珀。她的一双腿子动得真够快，她才会走呢！她一口气走到住在沼泽地上的夜乌鸦那儿去。

“请你到妖山上去，今晚就去，”她说，“不过先请您帮帮忙，把这些请帖送出去好吗？您自己既然无家可管，您总得做些事情呀！我们今天有几个非常了不起的客人——很重要的魔法师。老国王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排场一下！”

“究竟要请一些什么客人呢？”夜乌鸦问。

“谁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盛大的跳舞会，甚至人都可以来——只要他们能在睡梦中讲话，或者能懂一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参加第一次宴会的人可要挑选一下，我们只能请最有名的人。我曾经跟妖王争论过一次，因为我坚持我们连鬼

^①原文是 Elverpige。据丹麦的传说，老妖小姐像一个假面具，前面很好看，后面则是空的。

怪也不能请，我们得先请海人和他的一些女儿。他们不一定很喜欢来拜访干燥的陆地的。不过可以给他们一块潮湿的石头，或者比这更好的东西，当作座位，我想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拒绝不来了。我们也可以请那些长有尾巴的头等魔鬼、河人和小妖精来。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墓猪、整马和教堂的小鬼^①。事实上他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跟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但是那也不过是他们的职务，他们跟我们的来往很密切，常常拜访我们！”

“好极了！”夜乌鸦说，接着他就拿着请帖飞走了。

女妖们已经在妖山上跳起舞来了。她们披着雾气和月光织成的长围脖跳，凡是喜欢披这种东西的人，跳起来倒是蛮好看的。妖山里的正中央是一个装饰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它的地板用月光洗过一次，它的墙用巫婆的蜡油擦过一番，因此它们就好像摆在灯面前的郁金香花瓣似的，射出光彩。厨房里全是烤青蛙、蛇皮裹着的小孩子的手指、毒菌丝拌的凉菜、湿耗子鼻、毒胡萝卜等；还有沼泽地里巫婆熬的麦酒^②，和从坟墓里取来的亮晶晶的硝石酒。所有的菜都非常实在，甜菜中包括生了锈的指甲和教堂窗玻璃碎片这几个菜。

老妖王用石笔把他的金王冠擦亮。这是一根小学六年级用的石笔，而老妖王得到一根六年级用的石笔是很不容易

①根据丹麦古老的迷信，每次建造一个新教堂的时候，地下就要活埋一匹马。凡是一个人要死，这匹马就用三只腿在夜里走到他家里来。有些教堂活埋一只猪。这只猪的魂魄叫做“墓猪”。“教堂小鬼”(Kirkegrimen)专门看守教堂墓地，他惩罚侵害墓地的人。

②根据丹麦的传说，沼泽地上住着一个巫婆。她天天在熬麦酒。天下雾就是她熬酒时冒出来的水蒸气。

的！他的睡房里挂着幔帐，而这幔帐是用蜗牛的分泌物粘在一起的。是的，那里面传出一阵吱吱喳喳的声音。

“现在我们要焚一点马尾和猪鬃，当作香烧。这样，我想我的工作可算是做完了！”老妖王说。

“亲爱的爸爸！”最小的女儿说，“我现在可不可以知道，我们最名贵的客人是些什么人呢？”

“嗯，”他说，“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公开宣布了！我有两个女儿应该准备结婚！她们两个人必须结婚。挪威的那位老地精将要带着他的两个少爷到来——他们每人要找一个妻子。这位老地精住在老杜伏尔山中，他有好几座用花岗石筑的城堡，还有一个谁都想象不到的好金矿。这位老地精是一个地道的、正直的老挪威人，他总是那么直爽和高兴。在我跟他碰杯结拜为兄弟以前，我老早就认识他。他讨太太的时候到这儿来过。现在她已经死了。她是莫恩岩石王的女儿。真是像俗话所说的，他在白垩岩上讨太太^①。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位挪威的地精啊！他的孩子据说是相当粗野的年轻人，不过这句话可能说得不公平。他们到年纪大一点就会变好的。我倒要看看，你们怎样把他们教得懂事一点。”

“他们什么时候到来呢？”一个女儿问。

“这要看风色和气候而定，”老妖王说，“他们总是找经济的办法旅行的！他们总是等机会坐船。我倒希望他们经过瑞典，不过那个老家伙不是这么个想法！他赶不上时代——这点我不赞成！”

^①这是丹麦的一个成语：“白垩岩上讨太太”(Han tog sin kone paa krid)，即“不费一文讨太太”的意思。

这时有两颗鬼火跳过来了。这一个跳得比另一个快，因此快的那一个就先到。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大声叫着。

“快把我的王冠拿来，我要站进月光里去！”老妖王说。

几个女儿把她们的长围脖拉开，把腰一直弯到地上。

杜伏尔的老地精就站在他们面前。他的头上戴着坚硬的冰柱和光滑的松球做成的王冠；此外，他还穿着熊皮大衣和滑雪的靴子。他的儿子们恰恰相反，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围，裤子上也没有吊带，因为他们都是很结实的人。

“这就是那个土堆吗？”最年轻的儿子指着妖山问，“我们在挪威把这种东西叫做土坑。”

“孩子！”老头子说，“土坑向下洼，土堆向上凸，你的脑袋上没有长眼睛吗？”

他们说他们在这儿唯一感到惊奇的事情是，他们懂得这儿的语言。

“不要在这儿闹笑话吧！”老头儿说，“否则别人以为你们是乡巴佬！”

他们走进妖山。这儿的客人的确都是上流人物，而且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就都请来了。人们很可能相信他们是风吹到一起的。每个客人的座位都是安排得既舒服而又得体。海人的席位是安排在大洗澡盆里，因此他们说，他们简直像在家里一样舒服。每个人都很有礼貌，只是那两个小地精例外。他们把腿子跷到桌子上，但是他们却以为这很适合他们的身份！

“把脚从桌布上拿开！”老地精说。

他们接受了这个忠告，可并不是马上就改。他们用松球在小姐们身上呵痒，他们为了自己的舒服，把靴子脱下来叫

小姐们拿着。不过他们的爸爸——那个老地精——跟他们完全两样。他以生动的神情描述着挪威的那些石山是怎样庄严，那些溅着白泡沫的瀑布怎样发出雷轰或风琴般的声音。他叙述鲑鱼一听到水精弹起金竖琴时就怎样逆流而上。他谈起在明朗的冬夜里，雪橇的铃是怎样叮当叮当地响，孩子们怎样举着火把在光滑的冰上跑，怎样把冰照得透亮，使冰底下的鱼儿在他们的脚下吓得乱窜。的确，他讲得有声有色，在座的人简直好像亲眼见过和亲耳听过似的：好像看见锯木厂在怎样锯木料，男子和女子在怎样唱歌和跳挪威的“哈铃舞”。这个老地精出乎意料地在老妖小姐的脸上接了一个响亮的“舅舅吻”^①。这才算得是一个吻呢！不过他们并不是亲戚。

现在妖小姐们要跳舞了。她们跳普通步子，也跳蹬脚的步子。这两种步子对她们都很适合。接着她们就跳一种很艺术的舞——她们也把它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舞。乖乖！她们的腿子动得才灵活呢！你简直分不出来，哪里是开头，哪里是结尾；你也看不清楚，哪里是手臂，哪里是腿子。它们简直像刨花一样，搅混得乱七八糟。她们跳得团团转，把“整马”弄得头昏脑涨，不得不退下桌子。

“嘘嘘！”老地精说，“这才算得是一回大腿的迷人舞呢！不过，她们除了跳舞、伸伸腿和扇起一阵旋风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你等着瞧吧！”妖王说。

^①原文是 Morbroder-Smadsk，意义不明。许多其他文字的译者干脆把它译成“一个吻”。大概这种吻是亲戚之间的一种表示亲热的吻，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于是他把最小的女儿喊出来。她轻盈和优美得像月光一样，她是所有姊妹之中最娇嫩的一位。她把一根白色的木栓放在嘴里，马上她就不见了——这就是她的魔法。

不过老地精说，他倒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有这样一套本领。他也不认为他的儿子喜欢这套本领。

第二个女儿可以跟自己并排走，好像她有一个影子似的——但是山精是没有影子的。

第三个女儿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本领。她在沼泽女人的酒房里学习过，所以她知道怎样用萤火虫在接骨木树桩上擦出油来。

“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老地精说。他挤了挤眼睛代替敬酒，因为他不愿意喝酒太多。

现在第四个妖姑娘来了。她有一架很大的金竖琴。她弹第一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举起左腿来，因为妖精都是先用左腿的。她弹第二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得照她的意思动作。

“这是一个危险的女人！”老地精说。不过他的两位少爷都已从山里走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腻了。

“下一位小姐能够做什么呢？”老地精问。

“我已经学会了怎样爱挪威人！”她说，“如果我不能到挪威去，我就永远不结婚！”

不过最小的那个女儿低声地对老地精说：“这是因为她曾经听过一支挪威歌的缘故。歌里说，当世界灭亡的时候，挪威的石崖将会仍然作为纪念碑而存在。所以她希望到挪威去，因为她害怕灭亡。”

“呵！呵！”老地精说，“这倒是说的心坎里的话！最后的第七个小姐能够做什么呢？”

“第七位小姐的头上还有第六位呀！”妖王说，因为他会